

## 享受陰天

李若梅

今天一個早上，天都陰着，灰蒙蒙的，不看鐘也辨不出是早上是中午是黃昏。

不見太陽，只有淡淡的黑雲，像塊陳舊污穢的大地毯覆蓋在萬物頭上，舊地毯偶爾有條裂縫，透出些微灰色的光。那種光線帶着詭異，令周遭有點幽暗，卻又敞亮。樹還是綠的，草還是青的，花還是紅的，但都失掉了層次感，像一幅拙劣的平板的畫。

連風都顯得詭異，窗前那盆水竹的葉條被吹得不斷哆嗦，可是遠處路樹的枝葉卻紋風不動。

路上車流明明跟住時一樣擁擠，卻少了喧囂，多了點靜默。行人仍在趕路，但沒有了往日那種輕快，而是匆匆忙忙遲滯。

也許缺少了陽光，大家的心情都不禁有些兒抑鬱。可是我卻愛陰天。

陽光雖好，但過於坦蕩，而且它只會由東向西移，卻始終是那陽光。陰天卻好像充滿了等待着發生的故事，你知道天可能隨時會變，令你害怕着，又期待着……

然後，山中突然飄起一縷縷的霧，一縷縷的霧漸聚成一片片，山脊線亦逐漸模糊了，最後，濃霧順山坡瀉下來，像撒開的一張網，網走了山，網走了山上的高樓……忽然，窗玻璃發出噼噼啪啪的清脆的聲音，豆大的雨開始瀟瀟着塵世……



在藻

走了那麼多路，還好像只走了這山的一小角而已，泰山的確是一座雄偉的山，心想：即使碰不上約好的朋友，山還是個得一登的，人的約會總是那麼的不肯定，山從不爽約，教人感到落實得多了。然後便走過雲步橋，橋北的石崖下，瀑布也凝結成冰柱了，不流的瀑布彷彿有點蕭索感，時間好像也凝止了，不再流動了。凝止的一刹那，包孕了山的秘密。

人不能凝止的，只好繼續上路，在朝陽洞一帶，碰見一群登山參神的婦女，她們都穿了藍布衣裳，頭上纏了藍布，沿途就見一條緩緩蠕動的灰藍色的人龍。她們是那樣的虔誠，心裡有着永不疲倦的祝願，很多年過去了，時代變遷了，

## 山中雜記

葉輝

青山不老，她們的祝願也不會老，老去的只是時間。

人不能凝止的，只好繼續上路，便沿着對松山谷走上十八盤，那彷彿是一條在天上垂下來的梯，過了升仙坊，盤道越走越陡，回首俯望，頗有騰身雲霄之感了。南天門在望，便喘着氣拾級而上，心想：終於來到南天門了，約好了的人到了沒有？在大明湖約好在南天門會合的女孩子到了沒有？

登上玉皇頂，走過天街，看了一會無字碑，又看了一會「五嶽獨尊」石刻，一路上留神，卻看不見約好在岱頂見面的人，到住宿登記處查過，也沒有頭緒。於是，決定不去想人的約會，全心全意看山中風景了。



煤按摩

家有落地長鏡一座，每天家中雨夾，總會照完又照。臨出門前又再照上一照，正衣冠，也端詳一下容顏。又聽到友人赴約，出門前至少要預他一句鐘，少一分也不成。問他大男人一個，何用花整整一小時準備，他笑着說因為要洗頭。明白了，年紀大，頭髮已無昔日般茂密，一覺醒來，在家默了半天，油頭粉面，頭髮貼着頭顱，顯得薄弱浮淺；若用肥皂洗一洗，頓時鬆動起來，吹乾後還有小小微波起伏，看起來年輕了一點，至少。

每個人都「修身」。走出街外，總該給人一個較為好看（至少不太難看）的樣子，家中的女人頻頻攪鏡自照，外面的朋友必定要把頭洗淨才出門，都是檢視自己的儀表。

近年來愈來愈怕穿彩色斑斕的襯衣，衣櫃中的衣着，可以穿上身上的恐怕只有兩三套，顏色都是黑色。不是特別偏愛黑色，而是黑色的衣服，尤其是上衣，在鏡中一照，最覺順眼，理由只有一個：「一黑掩百醜」是也。單單是那個小啤酒肚，穿了黑襯衣，不但不為他人所見，有時還賺來一句：近來清減了？你說神奇不神奇？同樣的襯衣，藍色的、黃色的或白色的，都會叫你不好看的位置顯得更加不好看，連自己也過不了關的衣服，怎可穿上街外，給你的朋友笑個面黃？幸然還有黑衣，穿黑衣，見人時方能感覺良好。

## 一黑掩百醜

黃子程

近年來愈來愈怕穿彩色斑斕的襯衣，衣櫃中的衣着，可以穿上身上的恐怕只有兩三套，顏色都是黑色。不是特別偏愛黑色，而是黑色的衣服，尤其是上衣，在鏡中一照，最覺順眼，理由只有一個：「一黑掩百醜」是也。單單是那個小啤酒肚，穿了黑襯衣，不但不為他人所見，有時還賺來一句：近來清減了？你說神奇不神奇？同樣的襯衣，藍色的、黃色的或白色的，都會叫你不好看的位置顯得更加不好看，連自己也過不了關的衣服，怎可穿上街外，給你的朋友笑個面黃？幸然還有黑衣，穿黑衣，見人時方能感覺良好。



生命特寫

古人說：「生，死，大事矣！」，究竟有多大？肉身消亡，今生過盡，一切希望完全結束，正在忙碌的事全得放下，擁有的東西全丟了主人，那種損失，對他家人來說：只是百分之五十，對他本人來說，卻是百分之百，所以是大事。作出如此結論的大前提提是：人只有一生，生是始，死是終。到了盡頭就再沒有機會，與所有難捨難離的花花世界和語說：「視死如歸」。歸到何處？要有歸宿，一定先有一個永久家鄉。這是對死後一個假定？一個理想？一種境界？一個說服自己不要怕死的自欺理由？抑或古人看見了某些光明景象：人死後難道真有個確切去處，明天當真會更好？

人與禽獸不同，就是因着對永恒的盼望，否則若一切皆短暫，儲蓄金錢來幹嘛？忍受苦楚來幹嘛？做個好人又有意義？這其中一定蘊藏着宇宙中的巨大奧秘，沒有一個死去的人能回來告訴我們這秘密。人只能按着直覺去猜謎。正因直覺到：必有個不可知的死後世界，是今生生命的延續，並且到時解開一切今日的疑團：好人為何沒有好報？惡人為何得享長壽？就是憑這盼望，結結實實今生做個好人。有人對我說：若死後才發覺一切皆空，毫無因果報應，那今生盡做好事，豈非白做？

我說豈有白做之理，做好人是求心之所安，並非是交換條件，人若只為功利而做，做個假好人，絕對不會快樂。即使欺騙了天下人，以後又沒有報應，他就會一生活得快樂嗎？自欺欺人而已。

## 視死如歸

葉特生

古人說：「生，死，大事矣！」，究竟有多大？肉身消亡，今生過盡，一切希望完全結束，正在忙碌的事全得放下，擁有的東西全丟了主人，那種損失，對他家人來說：只是百分之五十，對他本人來說，卻是百分之百，所以是大事。作出如此結論的大前提提是：人只有一生，生是始，死是終。到了盡頭就再沒有機會，與所有難捨難離的花花世界和語說：「視死如歸」。歸到何處？要有歸宿，一定先有一個永久家鄉。這是對死後一個假定？一個理想？一種境界？一個說服自己不要怕死的自欺理由？抑或古人看見了某些光明景象：人死後難道真有個確切去處，明天當真會更好？

人與禽獸不同，就是因着對永恒的盼望，否則若一切皆短暫，儲蓄金錢來幹嘛？忍受苦楚來幹嘛？做個好人又有意義？這其中一定蘊藏着宇宙中的巨大奧秘，沒有一個死去的人能回來告訴我們這秘密。人只能按着直覺去猜謎。正因直覺到：必有個不可知的死後世界，是今生生命的延續，並且到時解開一切今日的疑團：好人為何沒有好報？惡人為何得享長壽？就是憑這盼望，結結實實今生做個好人。有人對我說：若死後才發覺一切皆空，毫無因果報應，那今生盡做好事，豈非白做？

我說豈有白做之理，做好人是求心之所安，並非是交換條件，人若只為功利而做，做個假好人，絕對不會快樂。即使欺騙了天下人，以後又沒有報應，他就會一生活得快樂嗎？自欺欺人而已。

## 何世禮

關平

這裡開了個玩笑。作為香港開埠初期重要的中西混血兒家族，何東活躍在中西文化夾縫之中，以跨越兩個族裔的身份背景當上買辦，因緣際會，也因為長袖善舞，成為城中首富。何世禮是他的兒子，拒絕繼承父業留港當商，反而赴英國、法國和美國軍校進修，後來回中國投軍。要用等到第二次大戰時，美國與日本開戰，協助中國抗日，派出軍事顧問和聯絡員來華，何世禮才憑藉留美進軍校深造，與美方軍官熟識，也因英語流利，能與美方官員來往對話之利，受到國民黨政府重用。後來蔣介石撤退台灣，朝鮮戰爭爆發，何世禮繼續發揮作用，為國民黨政府效勞，直至退休回港經商。

何世禮參加軍隊的時代是北伐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隊本應需要會接受西方軍事訓練的軍官領軍，推動軍隊的現代化，何世禮有這樣的條件，卻因為有外籍血統鬱鬱不得志。要等到美援到來，才得到接納。但他去英國修讀軍校一樣備受排斥，縱使人脈足夠，仍難改英國軍部的疑心，未能加入軍隊深造受訓。何世禮的故事背後，反映了一個兩邊受排斥的香港混血兒的際遇。

何世禮參加軍隊的時代是北伐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隊本應需要會接受西方軍事訓練的軍官領軍，推動軍隊的現代化，何世禮有這樣的條件，卻因為有外籍血統鬱鬱不得志。要等到美援到來，才得到接納。但他去英國修讀軍校一樣備受排斥，縱使人脈足夠，仍難改英國軍部的疑心，未能加入軍隊深造受訓。何世禮的故事背後，反映了一個兩邊受排斥的香港混血兒的際遇。

何世禮參加軍隊的時代是北伐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隊本應需要會接受西方軍事訓練的軍官領軍，推動軍隊的現代化，何世禮有這樣的條件，卻因為有外籍血統鬱鬱不得志。要等到美援到來，才得到接納。但他去英國修讀軍校一樣備受排斥，縱使人脈足夠，仍難改英國軍部的疑心，未能加入軍隊深造受訓。何世禮的故事背後，反映了一個兩邊受排斥的香港混血兒的際遇。

何世禮參加軍隊的時代是北伐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隊本應需要會接受西方軍事訓練的軍官領軍，推動軍隊的現代化，何世禮有這樣的條件，卻因為有外籍血統鬱鬱不得志。要等到美援到來，才得到接納。但他去英國修讀軍校一樣備受排斥，縱使人脈足夠，仍難改英國軍部的疑心，未能加入軍隊深造受訓。何世禮的故事背後，反映了一個兩邊受排斥的香港混血兒的際遇。

何世禮參加軍隊的時代是北伐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隊本應需要會接受西方軍事訓練的軍官領軍，推動軍隊的現代化，何世禮有這樣的條件，卻因為有外籍血統鬱鬱不得志。要等到美援到來，才得到接納。但他去英國修讀軍校一樣備受排斥，縱使人脈足夠，仍難改英國軍部的疑心，未能加入軍隊深造受訓。何世禮的故事背後，反映了一個兩邊受排斥的香港混血兒的際遇。

何世禮參加軍隊的時代是北伐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隊本應需要會接受西方軍事訓練的軍官領軍，推動軍隊的現代化，何世禮有這樣的條件，卻因為有外籍血統鬱鬱不得志。要等到美援到來，才得到接納。但他去英國修讀軍校一樣備受排斥，縱使人脈足夠，仍難改英國軍部的疑心，未能加入軍隊深造受訓。何世禮的故事背後，反映了一個兩邊受排斥的香港混血兒的際遇。

何世禮參加軍隊的時代是北伐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隊本應需要會接受西方軍事訓練的軍官領軍，推動軍隊的現代化，何世禮有這樣的條件，卻因為有外籍血統鬱鬱不得志。要等到美援到來，才得到接納。但他去英國修讀軍校一樣備受排斥，縱使人脈足夠，仍難改英國軍部的疑心，未能加入軍隊深造受訓。何世禮的故事背後，反映了一個兩邊受排斥的香港混血兒的際遇。

何世禮參加軍隊的時代是北伐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隊本應需要會接受西方軍事訓練的軍官領軍，推動軍隊的現代化，何世禮有這樣的條件，卻因為有外籍血統鬱鬱不得志。要等到美援到來，才得到接納。但他去英國修讀軍校一樣備受排斥，縱使人脈足夠，仍難改英國軍部的疑心，未能加入軍隊深造受訓。何世禮的故事背後，反映了一個兩邊受排斥的香港混血兒的際遇。

何世禮參加軍隊的時代是北伐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隊本應需要會接受西方軍事訓練的軍官領軍，推動軍隊的現代化，何世禮有這樣的條件，卻因為有外籍血統鬱鬱不得志。要等到美援到來，才得到接納。但他去英國修讀軍校一樣備受排斥，縱使人脈足夠，仍難改英國軍部的疑心，未能加入軍隊深造受訓。何世禮的故事背後，反映了一個兩邊受排斥的香港混血兒的際遇。

還看會考成績

雲家洛

聘請剛大學畢業的新同事，應徵者若各方面條件皆相似而難以抉擇，最終要參考學業成績時，應參考哪個階段的學業成績？

大學的成績表最不可靠，科目甲等的同學，不是頂尖聰明人，就是書呆子。聰明人出路眾多，又常好高騖遠，動不動出國留學，不會待得長；書呆子不懂人情世故，對着他們，比死更難受。再者，大學之間差別太大，學生水平相差甚遠，學業成績根本不能比較，若要參考大學成績，不如看看他們是怎麼考大學就得了。

參考高考成绩又如何？眾所周知，香港的考課程，基本上完全脫離現實，課程深奧，有如大學一二年級。若日後投身的專業與高中所讀的無關，是徹底的浪費青春，嚴重扼殺年輕人的觀察力與創造力。高考成绩越好，代表浪費了的青春歲月越多，正常的智力也受到一定程度損害，故不宜用作參考。

總結多年經驗，對照年輕人的工作表現與學業成績，最具參考價值的是中五會考成績。那些中英文尚佳的，代表着有一定的溝通與閱讀能力，也代表着他們有增長知識、與時並進的發展空間。需知道現時太多年輕人，甚至「大學生」，都屬於恐懼文字，不讀書、不讀報，只看漫畫的「半文盲」一族。若會考數學有好成績，更代表學生具正常的邏輯推理能力。能操流利中英語、具正常思維能力的大學生，已算是職場極品了。

我們公司所在的那條街，一向車子不太多，過馬路不必左顧右盼。但不久前隔壁舊樓拆建，它被推倒之後，在原地昂然建起一座堪稱「東區第一高樓」的摩天大廈，矗立難群；它可容納眾多的上班族，人流一旺，食肆膨脹，交通也繁忙起來。商家的鼻子特別敏感，早就虎視眈眈，一早就布陣，只待飛來客。唯獨那交通，似乎沒王管，一派混亂。

本來除了一條大路之外，公司左邊和對面都有小型停車場，供車子停泊，交通倒也還可以。後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條街就變成要道，來往的車子都要取道此處。過馬路便須左顧右盼了，非小心翼翼不可。每當望着那汽車毫不減速地飛馳而過，讓人不禁暗呼：市虎！

本來就已經險象環生了，現在又多了一個的士站，那摩天大樓下面的空地常停泊着許多輛的士，乘客方便是方便，一揚手便可出入，只是苦了一幫打工仔，必須萬分小心才能保得安全。

的士開出來，來到街口，向左還是向右，誰也摸不準，街上的車子也不大會減速，一個不小心，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何況不僅是的士，還有客貨車從那裡，也從左邊和對面流出，一時之間交通好似七國吶亂。特別是上下班時段，路人要走過對面去，好長時間也行不得也哥哥！

很奇怪交通當局至今也不採取任何措施，連行人斑馬線也沒有，他們的鼻子終究沒有老闆靈！

我們公司所在的那條街，一向車子不太多，過馬路不必左顧右盼。但不久前隔壁舊樓拆建，它被推倒之後，在原地昂然建起一座堪稱「東區第一高樓」的摩天大廈，矗立難群；它可容納眾多的上班族，人流一旺，食肆膨脹，交通也繁忙起來。商家的鼻子特別敏感，早就虎視眈眈，一早就布陣，只待飛來客。唯獨那交通，似乎沒王管，一派混亂。

本來除了一條大路之外，公司左邊和對面都有小型停車場，供車子停泊，交通倒也還可以。後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條街就變成要道，來往的車子都要取道此處。過馬路便須左顧右盼了，非小心翼翼不可。每當望着那汽車毫不減速地飛馳而過，讓人不禁暗呼：市虎！

本來就已經險象環生了，現在又多了一個的士站，那摩天大樓下面的空地常停泊着許多輛的士，乘客方便是方便，一揚手便可出入，只是苦了一幫打工仔，必須萬分小心才能保得安全。

的士開出來，來到街口，向左還是向右，誰也摸不準，街上的車子也不大會減速，一個不小心，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何況不僅是的士，還有客貨車從那裡，也從左邊和對面流出，一時之間交通好似七國吶亂。特別是上下班時段，路人要走過對面去，好長時間也行不得也哥哥！

很奇怪交通當局至今也不採取任何措施，連行人斑馬線也沒有，他們的鼻子終究沒有老闆靈！

我們公司所在的那條街，一向車子不太多，過馬路不必左顧右盼。但不久前隔壁舊樓拆建，它被推倒之後，在原地昂然建起一座堪稱「東區第一高樓」的摩天大廈，矗立難群；它可容納眾多的上班族，人流一旺，食肆膨脹，交通也繁忙起來。商家的鼻子特別敏感，早就虎視眈眈，一早就布陣，只待飛來客。唯獨那交通，似乎沒王管，一派混亂。

本來除了一條大路之外，公司左邊和對面都有小型停車場，供車子停泊，交通倒也還可以。後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條街就變成要道，來往的車子都要取道此處。過馬路便須左顧右盼了，非小心翼翼不可。每當望着那汽車毫不減速地飛馳而過，讓人不禁暗呼：市虎！

本來就已經險象環生了，現在又多了一個的士站，那摩天大樓下面的空地常停泊着許多輛的士，乘客方便是方便，一揚手便可出入，只是苦了一幫打工仔，必須萬分小心才能保得安全。

的士開出來，來到街口，向左還是向右，誰也摸不準，街上的車子也不大會減速，一個不小心，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何況不僅是的士，還有客貨車從那裡，也從左邊和對面流出，一時之間交通好似七國吶亂。特別是上下班時段，路人要走過對面去，好長時間也行不得也哥哥！

很奇怪交通當局至今也不採取任何措施，連行人斑馬線也沒有，他們的鼻子終究沒有老闆靈！

我們公司所在的那條街，一向車子不太多，過馬路不必左顧右盼。但不久前隔壁舊樓拆建，它被推倒之後，在原地昂然建起一座堪稱「東區第一高樓」的摩天大廈，矗立難群；它可容納眾多的上班族，人流一旺，食肆膨脹，交通也繁忙起來。商家的鼻子特別敏感，早就虎視眈眈，一早就布陣，只待飛來客。唯獨那交通，似乎沒王管，一派混亂。

本來除了一條大路之外，公司左邊和對面都有小型停車場，供車子停泊，交通倒也還可以。後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條街就變成要道，來往的車子都要取道此處。過馬路便須左顧右盼了，非小心翼翼不可。每當望着那汽車毫不減速地飛馳而過，讓人不禁暗呼：市虎！

本來就已經險象環生了，現在又多了一個的士站，那摩天大樓下面的空地常停泊着許多輛的士，乘客方便是方便，一揚手便可出入，只是苦了一幫打工仔，必須萬分小心才能保得安全。

的士開出來，來到街口，向左還是向右，誰也摸不準，街上的車子也不大會減速，一個不小心，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何況不僅是的士，還有客貨車從那裡，也從左邊和對面流出，一時之間交通好似七國吶亂。特別是上下班時段，路人要走過對面去，好長時間也行不得也哥哥！

很奇怪交通當局至今也不採取任何措施，連行人斑馬線也沒有，他們的鼻子終究沒有老闆靈！

我們公司所在的那條街，一向車子不太多，過馬路不必左顧右盼。但不久前隔壁舊樓拆建，它被推倒之後，在原地昂然建起一座堪稱「東區第一高樓」的摩天大廈，矗立難群；它可容納眾多的上班族，人流一旺，食肆膨脹，交通也繁忙起來。商家的鼻子特別敏感，早就虎視眈眈，一早就布陣，只待飛來客。唯獨那交通，似乎沒王管，一派混亂。

本來除了一條大路之外，公司左邊和對面都有小型停車場，供車子停泊，交通倒也還可以。後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條街就變成要道，來往的車子都要取道此處。過馬路便須左顧右盼了，非小心翼翼不可。每當望着那汽車毫不減速地飛馳而過，讓人不禁暗呼：市虎！

本來就已經險象環生了，現在又多了一個的士站，那摩天大樓下面的空地常停泊着許多輛的士，乘客方便是方便，一揚手便可出入，只是苦了一幫打工仔，必須萬分小心才能保得安全。

的士開出來，來到街口，向左還是向右，誰也摸不準，街上的車子也不大會減速，一個不小心，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何況不僅是的士，還有客貨車從那裡，也從左邊和對面流出，一時之間交通好似七國吶亂。特別是上下班時段，路人要走過對面去，好長時間也行不得也哥哥！

很奇怪交通當局至今也不採取任何措施，連行人斑馬線也沒有，他們的鼻子終究沒有老闆靈！

我們公司所在的那條街，一向車子不太多，過馬路不必左顧右盼。但不久前隔壁舊樓拆建，它被推倒之後，在原地昂然建起一座堪稱「東區第一高樓」的摩天大廈，矗立難群；它可容納眾多的上班族，人流一旺，食肆膨脹，交通也繁忙起來。商家的鼻子特別敏感，早就虎視眈眈，一早就布陣，只待飛來客。唯獨那交通，似乎沒王管，一派混亂。

本來除了一條大路之外，公司左邊和對面都有小型停車場，供車子停泊，交通倒也還可以。後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條街就變成要道，來往的車子都要取道此處。過馬路便須左顧右盼了，非小心翼翼不可。每當望着那汽車毫不減速地飛馳而過，讓人不禁暗呼：市虎！

本來就已經險象環生了，現在又多了一個的士站，那摩天大樓下面的空地常停泊着許多輛的士，乘客方便是方便，一揚手便可出入，只是苦了一幫打工仔，必須萬分小心才能保得安全。

的士開出來，來到街口，向左還是向右，誰也摸不準，街上的車子也不大會減速，一個不小心，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何況不僅是的士，還有客貨車從那裡，也從左邊和對面流出，一時之間交通好似七國吶亂。特別是上下班時段，路人要走過對面去，好長時間也行不得也哥哥！

很奇怪交通當局至今也不採取任何措施，連行人斑馬線也沒有，他們的鼻子終究沒有老闆靈！

我們公司所在的那條街，一向車子不太多，過馬路不必左顧右盼。但不久前隔壁舊樓拆建，它被推倒之後，在原地昂然建起一座堪稱「東區第一高樓」的摩天大廈，矗立難群；它可容納眾多的上班族，人流一旺，食肆膨脹，交通也繁忙起來。商家的鼻子特別敏感，早就虎視眈眈，一早就布陣，只待飛來客。唯獨那交通，似乎沒王管，一派混亂。

本來除了一條大路之外，公司左邊和對面都有小型停車場，供車子停泊，交通倒也還可以。後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條街就變成要道，來往的車子都要取道此處。過馬路便須左顧右盼了，非小心翼翼不可。每當望着那汽車毫不減速地飛馳而過，讓人不禁暗呼：市虎！

本來就已經險象環生了，現在又多了一個的士站，那摩天大樓下面的空地常停泊着許多輛的士，乘客方便是方便，一揚手便可出入，只是苦了一幫打工仔，必須萬分小心才能保得安全。

的士開出來，來到街口，向左還是向右，誰也摸不準，街上的車子也不大會減速，一個不小心，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何況不僅是的士，還有客貨車從那裡，也從左邊和對面流出，一時之間交通好似七國吶亂。特別是上下班時段，路人要走過對面去，好長時間也行不得也哥哥！

很奇怪交通當局至今也不採取任何措施，連行人斑馬線也沒有，他們的鼻子終究沒有老闆靈！

我們公司所在的那條街，一向車子不太多，過馬路不必左顧右盼。但不久前隔壁舊樓拆建，它被推倒之後，在原地昂然建起一座堪稱「東區第一高樓」的摩天大廈，矗立難群；它可容納眾多的上班族，人流一旺，食肆膨脹，交通也繁忙起來。商家的鼻子特別敏感，早就虎視眈眈，一早就布陣，只待飛來客。唯獨那交通，似乎沒王管，一派混亂。

本來除了一條大路之外，公司左邊和對面都有小型停車場，供車子停泊，交通倒也還可以。後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條街就變成要道，來往的車子都要取道此處。過馬路便須左顧右盼了，非小心翼翼不可。每當望着那汽車毫不減速地飛馳而過，讓人不禁暗呼：市虎！

本來就已經險象環生了，現在又多了一個的士站，那摩天大樓下面的空地常停泊着許多輛的士，乘客方便是方便，一揚手便可出入，只是苦了一幫打工仔，必須萬分小心才能保得安全。

的士開出來，來到街口，向左還是向右，誰也摸不準，街上的車子也不大會減速，一個不小心，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何況不僅是的士，還有客貨車從那裡，也從左邊和對面流出，一時之間交通好似七國吶亂。特別是上下班時段，路人要走過對面去，好長時間也行不得也哥哥！

很奇怪交通當局至今也不採取任何措施，連行人斑馬線也沒有，他們的鼻子終究沒有老闆靈！

我們公司所在的那條街，一向車子不太多，過馬路不必左顧右盼。但不久前隔壁舊樓拆建，它被推倒之後，在原地昂然建起一座堪稱「東區第一高樓」的摩天大廈，矗立難群；它可容納眾多的上班族，人流一旺，食肆膨脹，交通也繁忙起來。商家的鼻子特別敏感，早就虎視眈眈，一早就布陣，只待飛來客。唯獨那交通，似乎沒王管，一派混亂。

本來除了一條大路之外，公司左邊和對面都有小型停車場，供車子停泊，交通倒也還可以。後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條街就變成要道，來往的車子都要取道此處。過馬路便須左顧右盼了，非小心翼翼不可。每當望着那汽車毫不減速地飛馳而過，讓人不禁暗呼：市虎！

本來就已經險象環生了，現在又多了一個的士站，那摩天大樓下面的空地常停泊着許多輛的士，乘客方便是方便，一揚手便可出入，只是苦了一幫打工仔，必須萬分小心才能保得安全。

的士開出來，來到街口，向左還是向右，誰也摸不準，街上的車子也不大會減速，一個不小心，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何況不僅是的士，還有客貨車從那裡，也從左邊和對面流出，一時之間交通好似七國吶亂。特別是上下班時段，路人要走過對面去，好長時間也行不得也哥哥！

很奇怪交通當局至今也不採取任何措施，連行人斑馬線也沒有，他們的鼻子終究沒有老闆靈！

我們公司所在的那條街，一向車子不太多，過馬路不必左顧右盼。但不久前隔壁舊樓拆建，它被推倒之後，在原地昂然建起一座堪稱「東區第一高樓」的摩天大廈，矗立難群；它可容納眾多的上班族，人流一旺，食肆膨脹，交通也繁忙起來。商家的鼻子特別敏感，早就虎視眈眈，一早就布陣，只待飛來客。唯獨那交通，似乎沒王管，一派混亂。

本來除了一條大路之外，公司左邊和對面都有小型停車場，供車子停泊，交通倒也還可以。後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條街就變成要道，來往的車子都要取道此處。過馬路便須左顧右盼了，非小心翼翼不可。每當望着那汽車毫不減速地飛馳而過，讓人不禁暗呼：市虎！

本來就已經險象環生了，現在又多了一個的士站，那摩天大樓下面的空地常停泊着許多輛的士，乘客方便是方便，一揚手便可出入，只是苦了一幫打工仔，必須萬分小心才能保得安全。

的士開出來，來到街口，向左還是向右，誰也摸不準，街上的車子也不大會減速，一個不小心，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何況不僅是的士，還有客貨車從那裡，也從左邊和對面流出，一時之間交通好似七國吶亂。特別是上下班時段，路人要走過對面去，好長時間也行不得也哥哥！

很奇怪交通當局至今也不採取任何措施，連行人斑馬線也沒有，他們的鼻子終究沒有老闆靈！

我們公司所在的那條街，一向車子不太多，過馬路不必左顧右盼。但不久前隔壁舊樓拆建，它被推倒之後，在原地昂然建起一座堪稱「東區第一高樓」的摩天大廈，矗立難群；它可容納眾多的上班族，人流一旺，食肆膨脹，交通也繁忙起來。商家的鼻子特別敏感，早就虎視眈眈，一早就布陣，只待飛來客。唯獨那交通，似乎沒王管，一派混亂。

本來除了一條大路之外，公司左邊和對面都有小型停車場，供車子停泊，交通倒也還可以。後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條街就變成要道，來往的車子都要取道此處。過馬路便須左顧右盼了，非小心翼翼不可。每當望着那汽車毫不減速地飛馳而過，讓人不禁暗呼：市虎！

本來就已經險象環生了，現在又多了一個的士站，那摩天大樓下面的空地常停泊着許多輛的士，乘客方便是方便，一揚手便可出入，只是苦了一幫打工仔，必須萬分小心才能保得安全。

的士開出來，來到街口，向左還是向右，誰也摸不準，街上的車子也不大會減速，一個不小心，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何況不僅是的士，還有客貨車從那裡，也從左邊和對面流出，一時之間交通好似七國吶亂。特別是上下班時段，路人要走過對面去，好長時間也行不得也哥哥！

很奇怪交通當局至今也不採取任何措施，連行人斑馬線也沒有，他們的鼻子終究沒有老闆靈！

我們公司所在的那條街，一向車子不太多，過馬路不必左顧右盼。但不久前隔壁舊樓拆建，它被推倒之後，在原地昂然建起一座堪稱「東區第一高樓」的摩天大廈，矗立難群；它可容納眾多的上班族，人流一旺，食肆膨脹，交通也繁忙起來。商家的鼻子特別敏感，早就虎視眈眈，一早就布陣，只待飛來客。唯獨那交通，似乎沒王管，一派混亂。

本來除了一條大路之外，公司左邊和對面都有小型停車場，供車子停泊，交通倒也還可以。後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條街就變成要道，來往的車子都要取道此處。過馬路便須左顧右盼了，非小心翼翼不可。每當望着那汽車毫不減速地飛馳而過，讓人不禁暗呼：市虎！

本來就已經險象環生了，現在又多了一個的士站，那摩天大樓下面的空地常停泊着許多輛的士，乘客方便是方便，一揚手便可出入，只是苦了一幫打工仔，必須萬分小心才能保得安全。

的士開出來，來到街口，向左還是向右，誰也摸不準，街上的車子也不大會減速，一個不小心，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何況不僅是的士，還有客貨車從那裡，也從左邊和對面流出，一時之間交通好似七國吶亂。特別是上下班時段，路人要走過對面去，好長時間也行不得也哥哥！

很奇怪交通當局至今也不採取任何措施，連行人斑馬線也沒有，他們的鼻子終究沒有老闆靈！

我們公司所在的那條街，一向車子不太多，過馬路不必左顧右盼。但不久前隔壁舊樓拆建，它被推倒之後，在原地昂然建起一座堪稱「東區第一高樓」的摩天大廈，矗立難群；它可容納眾多的上班族，人流一旺，食肆膨脹，交通也繁忙起來。商家的鼻子特別敏感，早就虎視眈眈，一早就布陣，只待飛來客。唯獨那交通，似乎沒王管，一派混亂。

本來除了一條大路之外，公司左邊和對面都有小型停車場，供車子停泊，交通倒也還可以。後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條街就變成要道，來往的車子都要取道此處。過馬路便須左顧右盼了，非小心翼翼不可。每當望着那汽車毫不減速地飛馳而過，讓人不禁暗呼：市虎！

本來就已經險象環生了，現在又多了一個的士站，那摩天大樓下面的空地常停泊着許多輛的士，乘客方便是方便，一揚手便可出入，只是苦了一幫打工仔，必須萬分小心才能保得安全。

的士開出來，來到街口，向左還是向右，誰也摸不準，街上的車子也不大會減速，一個不小心，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何況不僅是的士，還有客貨車從那裡，也從左邊和對面流出，一時之間交通好似七國吶亂。特別是上下班時段，路人要走過對面去，好長時間也行不得也哥哥！

很奇怪交通當局至今也不採取任何措施，連行人斑馬線也沒有，他們的鼻子終究沒有老闆靈！

## 軍策令大幅進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

祖健</